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书系之二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书系  
编辑委员会

# 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

——2002年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任 陆俭明(北京大学)  
委员 赵金铭(北京语言大学)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  
李晓琪(北京大学)  
范开泰(上海师范大学)  
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

主编 赵金铭  
副主编 王建勤  
张旺熹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 / 赵金铭主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书系·2)

ISBN 7-301-07856-0

I. 汉… II. 赵… III. ①汉语-口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汉语-书面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800 号

书 名: 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

——2002 年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著作责任者: 赵金铭 主编

责任编辑: 吕幼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856-0/H·116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电 子 信 箱: [lvyoujun@hotmail.com](mailto:lvyoujun@hotmail.com)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326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	赵金铭(1)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	孙玉文(13)
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	刘勋宁(34)
对外汉语教学中口语和书面语词汇等级的划界问题……………	王福生(47)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体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李 泉(60)
浅谈对外汉语语体知识教学……………	萧海薇(73)
探索口语教学的新思路……………	胡明扬(80)
汉语作为外语的口语教学新议……………	徐子亮(87)
谈口语课堂活动及课下练习的设计……………	武惠华(101)
从《老乞大》、《朴通事》和《百姓官话》看古代国外汉语教材的口语化特征……………	王庆云(112)
多媒体技术与汉语口语教学……………	郑艳群(121)
韵律制约的书面语与听说为主的教学法……………	冯胜利(131)
汉语文章规律与对外汉语书面语教学……………	刘 壮(150)
在对外汉语虚词教学中要重视比较的方法……………	马 真(163)
本义、词源义考释对于同义词教学的意义……………	张 博(179)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组合式结构设计……………	杨 翼(188)
谈同义、反义成语的教学……………	蔡智敏(199)
从笔画研究看现代汉字字形研究的问题……………	易洪川(207)
对外汉字教学十八法……………	刘社会(217)
对意大利学生进行汉语语音教学浅谈……………	李雪梅(229)

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特征.....	沈家煊(243)
汉语内部观点体的聚焦度与主观性.....	陈前瑞(257)
外国学生汉语“把”字句认知图式的 实验研究.....	高立群 李 凌(276)
中级阶段日韩学生汉语阅读中字形和 字音的作用.....	江 新(297)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形声字 声旁表音特点分析.....	邢红兵 舒 华(311)
韩国人的汉字字音认知基础及其教学.....	金香兰(320)
对外汉语教师非自然语感语言调查研究.....	郝 琳(338)
关于汉语水平考试(HSK)的两个问题 .....	竟 成(364)
语料库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胡 翔(387)
对韩国儿童汉语教学的总体评量.....	萧素秋(395)
编后记.....	(405)

##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

北京语言大学 赵金铭

**提要** 本文所谓的“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是指两种不同的言语形式,即汉语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鉴于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独特之处,特别是汉字在其中的牵制作用,我们特别强调“说”和“看”的不同功能,故而主张归结为两大类教材,以突出言语形式的不同特点。要实施“看的汉语”与“写的汉语”的教学,也应探讨相应的课型与教法。

**关键词** 口语 书面语 教材 教法

对外汉语教学是把汉语作为外语/第二语言的教学。既然是教语言,就应兼顾听、说、读、写、译诸项语言技能,不可偏废。然而,实际上也不乏只需某种技能要求的学习者。如有的学习者,他们只要求学习“说汉语”和“听汉语”,而不求识汉语,既不识字也不能阅读,自然也就更不能书写。这培养出来的是会说汉语的“文盲”。有的学习者要求识汉字,能阅读,甚至要求能书写,但不想开口说,自然也听不懂,这培养出来的是不能讲话的懂汉语的“哑巴”。这两种人因职业或研究的需要,在教学活动中均得遇其人。前者教的是“说的汉语”,后者教的是“看的汉语”。这是两种不同的言语形式,即汉语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

功能语言学认为,语域理论应涉及交际活动三个方面的内容,即:

- (1) 语场:谈论的目的和内容;
- (2) 语式:谈论的方式(口头形式、书面形式);
- (3) 语旨: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

本文主要涉及语式问题的讨论。

### 一 两种言语形式的差异

所谓“说的汉语”,即“声音语”;所谓“看的汉语”,即“文字语”。这是1946年郭绍虞提出的。他说:“语言是声音语,文辞是文字语,按理说,这两种只是符号的分别,应当一致而不应歧异。”然而,语言受到文字的牵制,“纯粹符合口语的语体文,在古代已不太多。古人的文是否同于当时的口语,颇成一些问题。”后世的文言文,当然与口语不相符。即使是采用口语的语体散文,也因为文字的牵制,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也不能算是纯口语,至于应用的语体文,由于趋简的要求,也不尽符于口语。(郭绍虞,1946)这里主要说的是汉语中的“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的不一致。半个世纪以前如此,今天依然存有相当大的差异。然而,不同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并不相同,比如跟英语、法语等印欧系语言相比,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更大。比如,路透社在1993年的一则报道中就曾指出,在美国的2.6亿余人口中,估计有4000万人上过学,但读不来英文。(《南洋商报》2002年6月16日)这就是说,也有“说的英语”和“看的英语”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汉语的书写符号是汉字,因此“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差别更大些而已。

### 二 “说的汉语”为主,“看的汉语”为从

就目前世界上存在的语言来看,无一不是声音代表意义,因此,说的语言是一种符号;如果这种语言还有文字,那么文字又代

表声音,于是,看的语言——文字也是一种符号。说的语言是直接达意的工具,看的语言——文字记录的有声语言,是间接的达意的工具。有声语言是一种符号,无声语言——文字又是符号的符号。有声语言是主,无声语言——文字是从。如果用一系列来表示,就是:意义→声音(语言)→文字(记录语言)。

也有人认为语言可以包括文字,吕叔湘先生就曾持有这种观点。并举例说,英语中“language”一词就有这样的涵义。不过吕叔湘还是主张用“口语”和“笔语”来将二者区分开,其表现形式为声音的是口语,其表现形式为形象的则为笔语。(吕叔湘,1944)叶圣陶也认为,“口语为语,书面语为文,文本于语。”(叶圣陶,1980)故而提倡“写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既然有相当的差异,那么,即使把说的话写出来,也并非“看的汉语”,甚至也不是原来“说的汉语”。因为,写出来的话并不能和口中说的话完全符合。例如,语调就是语言中极重要的成分,可是文字里是表示不出来的。像停顿、轻重、强调、语气等在“看的汉语”中是无从表现的,因为它是声音的,只有“说的汉语”中才能显现出来。例如“谁说的”这句话,一是表示疑问“是谁说的”,二是表示否定“你说的不对”。实际上,“要是丢开语调不说,也只有现代的一部分剧本和一部分小说里的对白可以算是一致,大多数的文字是和实际语言有出入的。”(吕叔湘,1944)在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写成文字的部分,有的和口语大体相符合,有的和口语距离较近,大多与口语相去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看的汉语”而不是“说的汉语”。这也就是说,混淆了“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的本质差异,没搞清它们的主从关系。

### 三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的再分类

众所周知,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人们对

语言这个概念的理解,没有什么分歧,对言语的理解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我们还是本于索绪尔对言语的理解。首先“言语是个人行为”,其次“言语是所说的话的总和”(索绪尔,1949),并进而提出“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两个领域。岑运强进一步阐释索氏的观点,认为:“言语是说(写)和所说(所写),语言是人们用以说(写)和存在于所说(所写)中的音义结合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岑运强,1994)对外汉语教学界也有人提出:“口语和书面语是一种语体概念,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一种语用概念。”(吕必松,2000)并认为这种区分不但反映了语体应用的变换情况,也是为了更加科学地处理语言教学中的各种关系,主张“把口头语言教学与口语教学区别开来,把书面语言教学与书面语教学区别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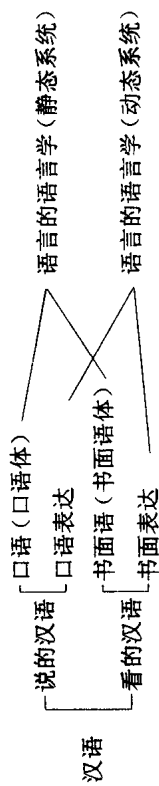
根据这种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上的思考,我们把“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再行分类。

“说的汉语”或曰口语本身,当属语言范畴。陈建民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所谓汉语的标准口语,应指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操地道北京话的人日常所说的话,这是我们研究当代汉语口语的主要语言材料,是外国朋友学习汉语口语的活教材。”(陈建民,1984)王若江进一步将“汉语口语课的汉语口语”定性为:“当代的普通话,包括用正式发言风格和非正式发言风格说出的。”(王若江,1999)这样看来,汉语口语作为语言范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语言系统,因此,它无论是从语音、词汇、语法及语音的上加成素诸方面,都应有科学的规定性,都是可以描写的,都是有规可循的,而不是任意的。出现在口语中的句子,看似不合书面语规范,如:“什么钱不钱的。”“我四十岁了都。”“你怎么还不去你?”“看你说的。”实则是口语系统中才有的语言现象,都是可以用口语规则来解释的。这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一个人说的普通话,都可以作为标准的汉语口语。“说的汉语”即是指这种口语。至于每个个体的

人说的口语,那是其个人的口语表达。

至于“看的汉语”,也就是写出来的汉语,它通过文字和视觉系统传递和接受信息,不同于通过声音和听觉系统传递和接受信息的“说的汉语”。二者在语音、词汇、语法及语用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它们的内涵并不相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并非凡写出来的必定是标准的“看的汉语”,写出来固然是准备给人看的,但那仅仅是个人的书面表达,而真正标准的“看的汉语”,应该是普通话定义中所规定的合乎语法规范的“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

从语言的角度考察,“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又不可笼统言之,其中“口语”和“书面语”属语言范畴,是客观存在。“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属言语范畴,因其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所说”和“所看”即是“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而“说”和“看”(当然是看汉语)从言语行为上讲一是输出,一是输入,而只有输出才是表达。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再行分类如下:



#### 四 口语与口语表达、书面语与书面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说,说话就是口语表达,写文章/材料就是书面表达。口语表达不等于口语本身,写出来的文字也不就是书面语,个人的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纯属带社会性的个人行为,它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具体运用,多少带有个人的风格与色彩,多少带有随意性。这二者的关系,也就是“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语言和言语

的关系,就如工具和工具运用的关系。”(岑运强,1994)

从个人的口语表达,到形成标准的汉语口语,再转换成标准的书面语,有一个复杂的加工过程。人们是如何加工的呢?我们可以“用录音机把人们说的话录下来,各种风格的话,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录下来了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然后把它整理成可以读下去的文字。拿这个去跟逐字记录的比较,可以看出人们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把口语提炼成书面语”。(吕叔湘,1984)从吕叔湘描述的过程来观察,“人们说的话”这是人们的口语表达;“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这是有形的“语”。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实例。这是北京郊区农民孙占奎的口述,讲的是《新旧社会对比》。“我呀,从呀,旧社会过来的,在日本时期呀,我们都吃的那个什么?吃的那个混合面。过去时期,我那个什么,上,石景山做过工,可石景山做工的时候,吃的黑豆面窝窝头,黑豆面窝窝头呢。呃,后来就跟那个不干,就家来了。”(引自陈建民,1984)这是写出来的有形的“语”。如果进一步“整理成可以读下去的文字”,便是书面表达,这是有形的“文”。至此,过程并未完结,只有在词汇、语法及表达都符合规范之后,才是真正的书面语。这四种形式,约略如下:

- (1) “人们说的话”,口语表达,有声的“语”;
- (2) “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口语表达,有形的“语”;
- (3) “整理成可以读下去的文字”,书面表达,有形的“文”;
- (4) “词汇、语法等符合规范的文字”,书面语,书面的“文”。

“语”和“文”无论是用词、造句上,还是结构上,处处都会表现出风格的差异。上述记录的有形的“语”显然不能用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但类似的口语表达应该让外国人耳闻,否则只听老师课堂上的汉语,一走入社会便会茫然。有形的“文”也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面语,然而它大约可以作为我们教给外国人汉语口语的文字依据。

汉语口语是不是可以写出来呢?老舍先生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写口语的典范。他说:“按照我的经验,我总是先把一句话的意思想全,要是按照这点去造句呢,我也许需要一句很长很长的话,于是,我就用口语的句法重新去想,看用口头上的话能不能说出那一点意思和口语上的话怎样说出那意思。这么一来,我往往发现:口语也能说出很深奥的意思,而且说得漂亮、干脆。用这个方法造句,写出来的一篇文章,虽不能完全是口语,可能颇接近口语了。”(老舍,1951)这个过程可图示如下:

要表达的意思→书面语造句→口头上能否说出、口头上怎样说出→口语句子

这是一个逆向过程,即将书面语改造为口语的过程,与前述吕叔湘的做法相反相成。这样所得的口语,不仅是个人的口语表达,也是书面口语。

## 五 “说的汉语”的教材与“看的汉语”的教材

“说的汉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言语交际能力,重在口头表达,力求达意和彼此言语沟通。因此教的应该是“人们说的话”,是有声的语言,而不应该是说的话的文字记录,更不该以书面语代之。“说的汉语”不应苛求语音上的完全正确,也不应追究语法上是否完全合乎规范。由于说话时表达跟不上思维,因而“说的汉语”并非都是完整句。半截子话,重复的词语,易位的现象,以及承前或承后省略成分的情况,在“说的汉语”中随处可见。因为口语是初始的语言,比较粗糙,有不少不规范、不准确或赘余的成分,而说话人又会自己不断调整,随时修正。

目前,对外汉语的口语教材,因对“说的汉语”的特点理解得不全面,还存在不少尚待改进的地方。最明显的是将书面语体改写为会话体,以此作为“说的汉语”教给学生。下面的材料引自对外汉语口语教材(申修言,1996):

A:你这么忙,还来送我们,这使我非常感动。

B:为朋友送行是件愉快的事情。

A: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既提高了汉语水平,又游览了名胜古迹。就要离开这里了,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呢!

B:学习虽然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是刚刚开始。

类似上述所引口语教材忽视了汉语口语交际中句式灵活多变的特点,忽视了口语交际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段——语音手段(包括语调、轻重音、停顿、语气等)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北京口语调查组,1989)在我们看来,上述课文如果作为典型的“看的汉语”写人教材,也许更合适。它用词的书面化,甚至带有书卷气,句子完全合乎语法规范,是把口头语言经过文字加工处理后的书面语。

“看的汉语”即书面语,现成的文字材料是大量的。选取合适的题材,针对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也许不是太难的事。但是“说的汉语”如何选材,如何进行教材编排,真正达到提高口头表达能力目的,虽也有不少有益的探讨,但终究没有离开“纸本教材+录音”的模式。

“说的汉语”是听说、耳听的一种言语形式,它是靠声音来传达信息的,人们说话总是因人、因事、因环境而发。所以“说的汉语”最大的特点是口语表达时有特定的语言环境和具体的听话对象。以往的对外汉语口语教学,凭借书本练习会话,无场景、无语境,学习者就写于书本上的语言传情达意,学习者就书本上的语言练习口头表达。其结果,往往是学习者出了课堂就听不懂社会上人们之间的口头对话,自己也无从用口头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语言交际难以达成。

我们认为“说的汉语”教材,应该把声音形象和视觉形象结合起来,在真实的场景中提供鲜活的口语,使交际在特定的语境中达成。由于活的语言只存在于具体的情景之中,因此制作多媒体课件,在口语教学中引进多媒体教学手段,势在必行。改纸本口语教

材为多媒体课件将是“说的汉语”的教材的一场革命。我们曾设想一种新的“说的汉语”的教材,它一改传统的编排:课本中的每一课只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给出相关的生词和若干表达方法,设计几个会话场景,交代几个谈话对象,然后组织说话,充分调动学习者说话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自然可以说出“说的汉语”。这里,关键是教师的引导与指导。

“说的汉语”离不开“听”。人们说话无非是一个人说或是与人一起说,因此口语大致可分为“独白体口语”和“会话体口语”两大类。(董兆杰,1986)教材中应有这两种语体的听力材料。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有声语言皆可作为“听的汉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所听的口语录音材料,有的并非口语,录音人依据教材中的材料照本宣科地朗读,这只不过是书面语言口头化而已。凡是念稿子,或按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来说,严格地讲,都不算口语。比如电台的新闻广播、戏剧、电影中所背诵的台词等,都只能算是念或背出来的书面语。

“看的汉语”是一种书面语,它与“说的汉语”完全不同。因为语言并不等于说话发声,文字也不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当我们说一个作家的语言接近口语,还不能说他就是用口语写作。他用的是加工过的口语,用的是“看的汉语”写作,比如老舍先生的小说和剧本。汪曾祺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郁元宝,2002)

用汉字书写的汉语,在语义表达上与以拼音文字书写的印欧系语言是有重要区别的。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教材——“说的汉语”的教材和“看的汉语”的教材。传统的对外汉语“综合教材”和“阅读教材”应属“看的汉语”的教材,“口语教材”和“听力教材”属于“说的汉语”的教材。鉴于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独特之处,特别是汉字在其中的牵制作用,我们特别强调“说”和“看”的不同功能,故而主张归结为两大类教材,以突出言语形式的不同特点。

## 六 “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的不同教学方法

“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既然这样不同，在教学上就应分别采用不同的教法。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出发，人们学习“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的心理过程和生理过程均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应分别建立“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的不同的教学系统。也有人建议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教学系统，即书面语言教学系统和口头语言教学系统。（吕必松，1997）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系统，张斌先生说：“语言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在‘区别’。从听和读方面说，重在区别同异；从说和写方面说，重在区别正误。”（张斌，2002）从语言学习来讲，“听”和“读”是输入，“说”和“写”是输出。学习的过程，应该是输入大于输出。所以，首先应通过各门课程，利用各种教学手段，置身于各种场合，或设置各种场景，让学生听汉语，听是至关重要或是最重要的。听懂了，自然慢慢也就能说了。听懂了以后，顺理成章地就会有说的愿望，慢慢地也就说了。说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生活场景，一定要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说。开始时只能说最简单的话，断断续续的话，思维不连贯的话，说错了也不要急于纠正，只要说话者与听话者双方能听懂就算达到了目的，实际就算达成。因为学习者此时练习的是“说的汉语”，不能写出来的“看的汉语”的标准去要求，二者是不同的。

在“看的汉语”的学习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汉字的特点和汉字的作用。突破汉字教学的困境，寻求汉字教学的新思路，是建立“看的汉语”教学模式的关键。汉字比起拼音文字来，确有“难认、难记、难写”的一面，但汉字也有它自身的无穷魅力，吸引了大批西方汉语学习者。认汉字、记汉字、写汉字，其中之关键在于记忆。只有记住字形，记住字义，在头脑中留下字的语音形象，经过科学的训练，才能会写。因此，如何在记忆汉字的方法上动脑筋，指示

学习者以门径，教师要费一番苦心，学习者要下一番苦功夫，学习“看的汉语”首要的是识字，然后依次为掌握词语，明晰语法，贯通语义，明了语篇。我们特别要强调调汉字作为“看的汉语”的载体，在教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汉语自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汉字相匹配，更加相得益彰。

“看的汉语”的学习顺序，应该是先看后写，可根据教学需要由“看的汉语”的学习逐步过渡到“写的汉语”的学习。其学习顺序为：汉字识读、篇章阅读、写作教学。总之，要实施“看的汉语”与“写的汉语”的教学，应探讨相应的课型与教法。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言语形式，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我们应据此编写不同的教材，实施不同的教法，我们主张，对外汉语教学应培养学生既会“说的汉语”，也会“看的汉语”，既可进行口头语言表达，也可进行书面语言表达。只不过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所获言语技能的程度不同而已。

### 参考文献

- 北京口语调查组(1989)“北京口语调查”的有关问题及初步调查，《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岑运强(1994)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言语学和言语的《汉语学习》第4期。
- 陈建民(1984)《汉语口语》，北京：北京出版社。
- 陈望道(1935)接近口头语的方法，《太白》第1卷第10期，另见《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 董兆杰(1986)《口语训练》，北京：语文出版社。
- 郁元宝(2002)被忽略的汉语与汪曾祺的抗议，《文汇报书周报》4月5日。
- 郭绍虞(1946)中国语言所受到文字的牵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老舍(1951)怎样运用口语，《语文学习》第2期。
- 吕必松(1997)汉语教学中技能训练的的系统性问题，《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



论会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吕必松(2000)试论汉语书面语言教学，《广州华苑学术版·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

吕叔湘(1944)文言与白话，《吕叔湘语文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申修言(1996)应该重视作为口语体的口语教学，《汉语学习》第3期。

[瑞士]蔡绪尔(1949)《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王若江(1999)对汉语口语语课的思考，《汉语学习》第2期。

叶圣陶(1980)语文教育书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张斌(2002)《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总序，见《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

北京大学、湖北大学 孙玉文

**提要** 古代汉语，跟现代汉语相对，是古代民族的语言，包括文言和古白话。虽然文言的正统地位已被现代白话取代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本文结合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具体例证，讨论古代汉语在现代汉语的学习、研究以及运用中的作用。本文认为要想学好古代汉语，我们必须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多念古文，做到字、词、句落实，逐步升华到理性上去理解。

**关键词** 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语音 词汇 语法

古代汉语，跟现代汉语相对，是古代汉民族的语言。从时间上说，“五四”以前汉族人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古代汉语。我们今天接触到的，是它的三千多年来的书面语，包括文言和古白话。所谓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上古书面语，以及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中的语言，也指用文言写成的作品。为了区别起见，可以把用文言写成的作品称为文言文。所谓古白话，是六朝以后在北方话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这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也指用古白话写成的作品。为了区别起见，可以把用古白话写成的作品称为古白话文。现代汉语，这里是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

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现在,古代汉语已被现代汉语取代了,文言的正统地位已被现代白话取代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专门跟古籍打交道的人自不必说,因为他们需要借助古代汉语写成的典籍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我们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批判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这需要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

也许有人会问:我是一个现代人,为什么还要学习、研究古代汉语呢?我们的回答是:一方面,在某些场合,我们还很有读写古文的需要,例如游览名胜古迹,常常接触到文言,写对联,常常要用到古代汉语。另一方面,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无止境的,我们需要借鉴人类已有的认识成果,包括中国古代人的研究成就,这需要我们现代人学习、研究古代典籍,从而也就需要学习、研究古代汉语。再说,语言是发展的,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有继承,有发展。要想高效率地学习和运用好现代汉语,必须学习、研究古代汉语;要想深入研究现代汉语,也必须学习、研究古代汉语。很难想像,如果一个人对汉语的历史缺乏了解,却能对汉语的现状有透彻的了解。

下面结合具体例证,谈谈古代汉语在现代汉语的学习、研究以及运用中的作用。

### 一 语音方面

现代汉语语音是由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当我们对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有清晰的了解时,才谈得上对它的现状有较深刻的认识。

汉语音节一般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构成。韵母又可分为韵头(又叫介音)、韵腹(又叫主要元音)、韵尾三个部分。并不是每个汉语音节都由这几个部分组成,其中韵腹和声调是每个音节必须具有的,声母、韵头、韵尾可以缺一、缺二,甚或缺三。现代汉

语普通话的音节结构方式可以从下面的表中看出来:

结构方式 例字	声母	韵母			声调
		韵头 (介音)	韵腹 (主要元音)	韵尾 元音 辅音	
鹅 é			e		阳平
蛙 wā		u	a		阴平
哀 āi			a	i	阴平
歪 wāi		u	a	i	阴平
烟 yān		i	a	n	阴平
孤 gū	g		u		阴平
寡 guǎ	g	u	a		上声
看 kàn	k		a	n	去声
窗 chuāng	ch	u	a	ng	阴平

没有韵尾或以元音收尾的音节,叫开音节;以辅音收尾的音节,叫闭音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开音节占多数。这一特点,跟古代汉语相比就可以看出来。中古时代有一部韵书,叫《广韵》。这部韵书按平上去入四声分韵,共分出206个韵。同韵的字,除了声调相同外,主要元音和韵尾(如果有韵尾的话)相同,不同声调、主要元音和韵尾的字,就归不同的韵。《广韵》代表了隋唐时代的读书音系统。206韵中,入声韵占34个。中古的入声韵,以[-p] [-t] [-k]这三个塞音韵尾收尾,今天的广州话还保留这三种韵尾,例如广州话“劫”读[kip],“缺”读[k'yt],“觉”读[kok]。中古的入声韵变到北京音系中,全部派入了阴声韵中,有的没有韵尾,有的有元音韵尾。事实上,跟中古比起来,北京音系中鼻音韵尾也在减少。《广韵》中有三种鼻音收尾的韵: [-m]尾,共27韵; [-n]尾,共40韵; [-ŋ]尾,共35韵。普通话中, [-m]尾都归并到了 [-n]尾。今天的广州话中,中古的 [-m]尾基本上还保留着,而在普通话中都

读成了[-n]尾。例如“喊”，广州话读[ham<sup>5</sup>]，而普通话读[<sup>5</sup>xan]；“店”，广州话读[tim<sup>5</sup>]，而普通话读[tien<sup>5</sup>]；“检”，广州话读[kim]，而普通话读[<sup>5</sup>tsien]。由此可见，了解了古代语音，对于我们认识现代汉语的音系及其特点是很帮助的。

历史上有一种通过音节中声调的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的现象。这种构词现象构造出的新词，有些还成对地保留到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例如：

好 háo 美好；好 hào 爱好  
空 kōng 空虚；空 kòng 腾出来、使空  
处 chǔ 居住；处 chù 地方  
铺 pū 铺设；铺 pù 床铺

这些成对的词，直到今天仍然只是声调有差别。但是有些成对的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差别很大。例如：

恶 è 凶恶，不善；恶 wù 厌恶  
宿 sù 住宿；宿 xiù 星宿  
塞 sè 堵塞；塞 sāi 边塞  
度 duó 推测，估计；度 dù 限度

一个词滋生新词时，新词跟旧词之间语音不可能相差太远。可是现代汉语中，这些成对的词语音相隔太远。这种现象怎么解释？需要有古代语音的知识。在上古音中，这些词声母和韵母是相同的，只是声调有差别：

恶 [ǎk] 凶恶；恶 [āk] 厌恶  
宿 [siəuk] 住宿；宿 [siəuk] 星宿  
塞 [sək] 堵塞；塞 [sək] 边塞  
度 [dǎk] 测度；度 [dāk] 限度

中古以后，这些成对词的读音因为韵尾和声调的影响变得相差甚远。

从音节长度上看，现代汉语的词大都以双音节构成，这是历史

形成的。有一些双音词，两个音节之间在语音上有关系。由于这部分双音词是在汉语史上的各阶段逐步形成的，因此应联系各阶段的音韵特点进行分析，不能以今律古。我们先谈联绵词。所谓联绵词，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不能拆开来解释的一种单纯词，例如“辗转”、“徘徊”、“蜘蛛”等都是。联绵词先秦已产生，此后，历代都新产生了联绵词，许多联绵词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要想了解现代汉语仍在使用的联绵词，就应该了解各联绵词产生时代的语音状况。例如“匍匐”今天是叠韵，都是[-u]，但是这两个音节古代却是双声，都是[b-]，至于韵母则相差甚远。一般把联绵词两音节在语音上的联系分为四种：

1. 双声兼叠韵。例如：辗转、契合
2. 双声。例如：参差、忐忑
3. 叠韵。例如：从容、烂漫
4. 非双声叠韵。例如：蟋蟀、鹦鹉

由于上古汉语有声调，所以上古汉语的声调对联绵词的两个音节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表现得最明显的是有叠韵关系的联绵词。其中双声兼叠韵关系的联绵词都同声调，例如“辗转”和“继续”都是上声，“契合”是入声。叠韵联绵词同声调的情况估计达到97%以上，例如“逍遥、婆娑”都是平声，“钜脍”和“婉转”都是上声，“烂漫”、“睥睨”都是去声，“蹉跎”和“苜蓿”都是入声。

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了联合式的复合词。汉语史上，各时代都产生了一些联合式的复合词。这些词，有的沿用至今，例如“朋友”、“疾病”、“周旋”、“荒芜”等。从意义上讲，有的是两个语素义同或义近，例如“身体”、“语言”；有的是两个语素反义，例如“动静”、“横竖”；有的是两个语素意义相类，例如“饮食”、“歌舞”。从语音上说，联合式的复合词两个词素有的属于同声调的，有的属于不同声调的。要检验两个词素之间的声调状况，应从这个词产生时代的声调系统来作研究。当构成联合式的复合词两音节不同声

汉语联合式的成语构成，声调也起了很大作用。这种类型的成语，一般是四字格，前两个音节是一个节拍，后两个音节是一个节拍。古代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古人又归并为平仄两大类：平声归平，是平直的调子；上去入声归仄，是不平直的调子。联合式成语的构成，很多都符合这样的平仄规律：

平平仄仄：平心静气、深谋远虑、山珍海味、眉开眼笑

仄仄仄仄：巧言令色、正言厉色、日新月异、水深火热

了解古代的语言，对于追溯现代汉语词的来源和研究现代汉语的词义和词素义都有作用。

关于追溯现代汉语中词的来源，例如“喂”，词义是“给动物东西吃，饲养”、“把食物送到人嘴里”。这个词是怎么来的？这需要古代语音的知识。上古汉语有一个词“委”，其词义是积贮，聚集，这是动词用法，读上声。由这个词生出一个新词，义为聚集起来的粮食和柴火，喂牲口用的草料等物，用来供养人或周济人，喂牲口等，是名词用法，读去声。由“委”的这个名词用法又生出一个新词：义为把聚积起来的粮食和供炊饭用的柴火、喂牲口用的草料等物用来周济供养人或喂牲牲口；由此引申为喂养动物，饲养；再引申为把食物送到人嘴里。喂养的“委”又作“萎、餒、喂”等形。作“萎、餒”等容易理解，因为它们都是以“委”作声旁的形声字；至于“餒、喂”，都是从“畏”得声，跟“委”在古代是否音同或音近？是的，“畏”在中古和近代跟“委”是音值相同或相近的。

古代的假借字有些沿用到现代汉语，对这种假借用法不能望文生义，应联系古音读本字。例如“雕虫小技”的“雕”，从字形结构来分析，它从佳，周声，是个形声字，从佳，说明它跟鸟有关。雕是一种猛禽，嘴呈钩状，视力很强，腿部有羽毛。但“雕虫小技”的“雕”不能按这个词义来理解。《汉语成语小词典》：“雕，雕刻。虫指鸟虫书，我国古代篆字的一种，笔画形状像鸟虫。雕虫：雕刻鸟虫书。比喻小技或微不足道的技能(多指文字技巧)。”“雕”怎么会

调时，常常是按平上去入的顺序排列。例如：

平上：乡里、光景、深广、朋友

平去：依附、空旷、丞相、灾害

平入：风格、功德、危急、人物

上去：宠爱、感悟、缓慢、巧妙

上入：饮食、闪烁、养育、堵塞

去入：跳跃、吝啬、教育、爱惜

知道了古代的声调，我们对古代出现、现代汉语中仍在沿用的联合式复合词的语音结构就会了解得更真切。

语音不但对双音节词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对一些四音节的词也有制约作用。请看下面一些例子：

叽里唧噜 dī · lidūlū

叽里唧噜 dī · lidūlū

劈里啪啦 pī · lipālā

我们以每个词前后两个音节各为一组，可以看出这种构词方式有如下语音特点：(1) 各组内部都叠韵；(2) 第一个音节和第三个音节双声，第二个音节和第四个音节双声。但是下面的例子例外：

叽里咕噜 jī · ligūlū

叽里呱啦 jī · liguālā

叽里吞亮 jī · ligāilā

稀里糊涂 xī · lihútú

稀里哗啦 xī · lihuālā

例外在于第一个音节和第三个音节声母不是双声。其实这本来不是例外，联系古代的语音就很好解释。原来，清代以前“叽”不读 j[te-]，读 g[k-]；“稀”不读 x[ɕ-]，读 h[x-]。“叽”和“咕”、“呱”、“吞”、“稀”和“糊”、“哗”都是双声。后来 g[k-]、k[k'-]、h[x-]跟 j[-i]、ü[-y]相拼时，才变成 j[te-]、q[te'-]、x[ɕ-]，于是这几个词中第一个音节和第三个音节声母就不同了。

有“雕刻”义？原来它是“彫”字的假借。据《说文》：“彫，琢文也。从彡，周声。”可见“彫”是为“雕刻”的“雕”造的专字。“雕”、“彫”古音已是同音字，所以可以借“雕”字来书写。

古代语音研究不但对现代汉语语音、词汇研究有很大价值，而且对汉语规范化的理论和实践都有意义。这里就普通话正音工作来谈。古代有些字，今天已经不行用了，但是偶尔还用得着，我们当然应该知道它们的读音。要知道这些字的读音，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音变规律把它们折合成现代读音。例如“黽黽”这两个字该怎么念？中古的韵书《广韵》，“黽”注为杜奚切，跟“黽”同音；“黽”注为古穴切，跟“决”同音。《现代汉语词典》把“黽黽”注为 tǐjué，就是根据古书注音折合来的。有时候，某个字有两个不区别意义的异读，一读是从古代规则性地变来的，我们就取此读作为标准音。例如北京土话中“波”有 bō、pō 两读，按审音原则，应取其中一读为标准音。《广韵》“波”为博禾切，折合今音，该读 bō，全国绝大多数方言都读成不送气的 b[p-]，就采 bō 为标准音。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可以肯定地说，汉语普通话的正音工作离不开古代语音的研究。

## 二 词汇方面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是由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当我们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有清晰的了解时，才可以说对它的现状有较深刻的认识。拿古今汉语词汇系统作比较，可以看出，有一些词古今都在使用，例如“风”、“雨”、“星”、“水”、“山”、“心”、“手”、“东”、“西”等。另外有些词，古代曾经使用，而现代不用。例如“馘”(guó)，指割下敌人的左耳；“骥”(qí)，一种青黑色的马；“仓庚”，今天叫黄莺；“絃”(hóng)，系在冠冕两侧的带子；“屨”，鞋子。这些词现在已不再使用了。还有一些词，古代没有出现过，是现代新产生的，例如“电

视”、“飞机”、“巴士”、“议会”等。

古今都在使用的那些词，有的词古今词义相同，例如“风”、“雷”、“霜”、“雪”、“云”等等。有的词古今词义不同，其中有的是古今词义迥然有别，例如“斋”古指在祭祀或举行典礼前清心洁身（如不喝酒、不吃葱蒜、不与妻妾同住），以示虔敬；魏晋时期，发展出房舍、屋子的意思；今天，“斋”常用作书房、商店的名称，学校宿舍也有叫斋的，这个词义距离先秦时的常用义太远了。有的是古今词义只有微殊，例如“睡”，先秦两汉时只指打盹儿，打瞌睡。《说文》：“睡，坐寐也。从目垂。”所谓坐寐，就是坐着打瞌睡。这个“睡”是由“垂”生出的一个词，“垂”和“睡”古代声韵全同，只是声调有区别。人坐着打瞌睡，眼皮往下垂，所以由“垂”滋生出“睡”这个词。现代汉语中，“睡”的词义扩大了，泛指睡眠。对于古今词义相同的那部分词，由现代汉语往前追溯，我们可以了解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继承的一面；对于古今词义不同的那部分词，比较古今的异同，我们既可以了解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的继承，又可以看出其发展。通过古今汉语的对比，可以加深我们对现代汉语词义的认识。

同样的客观世界，同样的事物、动作、性状，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形成不同的词义。例如，同样表示同父母所生的男子，英语都叫 brother；如果要表达同父母所生的比自己年长的男子，就用词组 elder brother；表达同父母所生的比自己年幼的男子，就用词组 younger brother。《韦氏英语大词典》、《美国传统词典》等英美人编的词典中，brother 不把哥哥和弟弟分成两个义项，只有“同父母所生的男子”这一个义项。但是在汉语中，分类不同：分成两类，同父母所生的比自己年长的男子叫“哥哥”，古代叫“兄”；同父母所生的比自己年幼的男子叫“弟弟”，古代叫“弟”。不仅如此，同样的客观世界，同样的事物、动作、性状，同一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形成不同的词义。比较古今词义的异同，可以加深我们对现代汉族人对客观世界分类的认识。例

如,现代汉语中,“舅”的意思是“母亲的兄弟”。但是古人的“舅”范围要大,《诗·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这是指母亲的兄弟。《礼记·檀弓下》:“吾舅死于虎。”这是指丈夫的父亲。《礼记·坊记》:“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这是指妻的父亲。概括地说,“舅”最初的词义,是指父母同辈的有亲缘关系的异性男子。现代汉语中,“舅”只指母亲的兄弟,词义范围缩小了;丈夫的父亲称为公公,妻的父亲称为岳父。通过“舅”古今词义的对比较,我们对现代汉语中“舅”的词义把握得更深入了。

掌握古汉语的词义对现代汉语的语法分析也有作用。有这样一些例子(加\*号表示不能这样用):

一丈高    高一丈    \* 一丈矮  
 三米宽    宽三米    \* 三米窄  
 一尺厚    厚一尺    \* 一尺薄  
 一米深    深一米    \* 一米浅  
 一丈长    长一丈    \* 一丈短

这里的“高、宽、厚、深、长”是不是形容词呢?不是的。它们是名词,是由形容词滋生出的名词。试比较英语:

high: height(高;高度)  
 wide: width/broad: breadth(宽;宽度)  
 thick: thickness(厚;厚度)  
 deep: depth(深;深度)  
 long: length(长;长度)

所以上面的几个汉语词也有可能是其形容词滋生出的名词。事实的确如此。在古代汉语中,“高、广、厚、深、长”作形容词时,分别读平声、上声、上声、平声、平声;当它们作“高度、宽度、厚度、深度、长度”时,都变成去声。后来去声读法消失了,名词用法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词典》分别给“高、宽、厚、深、长”立有“高度、宽度、厚度、深度、长度”等义项,实际上是不承认上面几个词的那几种用法是

形容词用法,而认为是名词用法。

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这一点,通过古今汉语的对比可以看出。最明显的,是把一段古文译成现代白话文,字数增多了,古代许多单音词,今天要用双音词来替换。下面是《论语·里仁》中一段话的原文和杨伯峻《论语译注》中的译文:

[原文]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译文]孔子说:“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乡土;君子关心心度,小人关心恩惠。”

原文共用14个词,其中10个是单音词,只有“君子”、“小人”(各用2次)是双音词。译文也用了14个词,只有“说”是单音词,其余13个词全是双音节的:

子=孔子    小人=小人  
 曰=说    怀=关心  
 君子=君子    土=乡土  
 怀=怀念    刑=法度  
 德=道德    惠=恩惠

抓住古今汉语词语长度作比较,可以使我们看出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的规律,把握现代汉语词的构成特点。古代很多单音词,现代都被双音词替换了。有三种主要情形:

1. 古代的单音词,加上词头或词尾,成为现代的双音词。例如:鼠:老鼠;虎:老虎;舌:舌头;骨:骨头;后:后头。
2. 用古代同义的单音词构成现代的双音词。例如:友:朋友;道:道路;悲:悲伤;赠:赠送;显:明显;集:汇集。
3. 古代的单音词为现代不同的双音词所代替,古代单音词与现代双音词之间没有相同的词素。例如:师:军队;股:大腿;目:眼睛;伐:攻打;乖:违背。

相应地,古代不少词在现代汉语中常常降到词素的地位。我们知道,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双音词的词义不等于其中词素义的简单相加,例如“火车”不等于“火+车”,“马路”不等于“马+路”,“肉麻”不等于“肉+麻”,“开关”不等于“开+关”等等。但是,双音词中词素的意义常起到提示词义的作用,知道了现代汉语双音词的词素的意义,将大大有助于对该双音词词义的理解。现代汉语中,有的词素不能独立成词,但它们在古代汉语中却是一个单独的词。要想确切地了解这个词素的意思,就得到古汉语中寻求答案。例如,“金”,现代汉语中指金子。但是“金”还可以作为词素出现在“五金”、“合金”、“金疮”、“金属”、“金汤”等词中。这些词中的“金”不是“金子”的意思,而是“金属”的意思,“五金”就是指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泛指金属或金属制品。现代汉语中,“金”作“金属”讲不能独立成词,只能用作词素;但是在古代汉语中,“金”作“金属”讲却可以独立成词。《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史记·平准书》:“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均可以为证。“肤”,现代汉语中不能独立成词,但可以用在“皮肤”、“肤色”、“肤泛”、“肤觉”、“肤廓”等词中。“肤”是什么意思?古代汉语中,“肤”和“皮”是同义词。“肤”指人的皮,“皮”指动物的皮,“皮肤”连用,泛指人和动物的皮肤。

了解现代双音词中词素的意义,对于了解这些双音词的构词特点很有帮助,这需要古汉语词义的知识。例如“衣著”,今天作名词用,它的内部结构应该怎样分析?应该是一个动词性的联合结构。“衣”古代有动词用法,义为穿衣服,读 yì。“衣著”的“衣”原来读去声,后来才变为平声读法。在古书中,“衣著”本来是一个动词,后来才演变为名词。《陈书·姚察传》:“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鞞,此物于吾无用。”可以为证。

古代一些词素,还保留在某些固定词组中,要想理解这些固定词组的意思和结构,也离不开古汉语词义的知识。例如“箠食壶

浆”的“食”,一般成词语典都注为 sì。“食”读 sì 是什么意思?原来“食”读 shí 时,意思是食物;特指构词,义为饭,读为 sì。“箠食壶浆”意思是一箠饭,一壶浆,意指百姓犒劳军队。《孟子·梁惠王下》:“箠食壶浆,以迎王师。”“箠食壶浆”是由“箠食”和“壶浆”这两个偏正结构成的并列结构。再如“党同伐异”,其中,党,动词,偏袒;同,这里作宾语,指跟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伐,打击,攻击;异,作“伐”的宾语,指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里“党”、“伐”的两种用法今天不能独立运用了。“党同伐异”是由两个动宾结构组成的并列结构,指结帮分派,偏向同伙,打击不同意见的人。

下面谈谈古代汉语词汇在现代汉语标准语形成和发展中的作。封建时代,言文分家。五四运动以后,汉语才又走上言文一致的康庄大道。现代汉语标准语以北京话为基础,但北京话不等于标准语。词汇方面,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汇以北方话词汇为基础,为了丰富词汇,普通话要从方言、古代汉语和外来语中吸收一些需要的词。现在,文言文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文言已死去的词汇和典故后面还有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吸收到现代汉语标准语中,可以丰富现代汉语的词汇,还可以打破方言的隔阂而为全民所了解。适当地吸收古代的词,可以使现代汉语的表达简洁匀称,还可以表达庄重严肃的感情色彩,表达幽默、讽刺等意义。事实上,现代汉语标准语中已经吸收了不少古代的词,例如上帝、大臣、酋长、公爵、仪仗、鬻铎、拜谒、吊唁等。应该防止滥用古语的现象发生,表达一种概念,现代汉语已经有了某个词语,就不必再用古代的词语来表示它。

要想正确地吸收古语词,就应该对古汉语词汇的知识有所了解。有时候,古代某一个词所表达的概念今天已不存在了,现在又新起了一种事物跟古代的那个词的词义有些相关之处,我们可以借用来说达这个新概念。例如今天有学位“学士”、“硕士”、“博士”。“学士”,学位中最低的一级,大学毕业时由学校授予;“硕

士”，也是学位的一级，大学毕业生在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学习二年以上，成绩合格者，即可授予；“博士”，学位的最高一级。其实，“学士”、“硕士”、“博士”这几个字眼并不新，都是从古代取来而赋予新的词义。学士，已见于《周礼》等书，指在国学读书的学生。硕士，已见于中古，指品节高尚、学问渊博的人。博士，也见于上古文献，本指博通古今的人，后来又发展出一种学官名，六国时开始设置，一直沿用至清代，是古代一种传授经学的官员。不难看出，今天的“学士”、“硕士”、“博士”跟古代的词义完全不同，但是有一定的联系。

掌握古代汉语词汇的知识，对于学习、研究、运用现代汉语，其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 三 语法方面

现代汉语语法是由古代汉语语法发展来的。当我们对古代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有了清晰的了解时，才能说对汉语的现状有较深刻的认识。跟语音、词汇相比，语法的变化是缓慢的。例如，主语在谓语句之前，宾语在动词之后，从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时代到今天，都是如此。但语法也在变化，古今语法依然有若干差异。比较古今语法的差异，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汉语语法上的一些特点，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语法，并正确地运用它们。吕叔湘先生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载《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中说：

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比如人类的特点——直立行走，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等等，都是跟别的动物比较才认出来的。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语汇、语法，都可以通过

对比来研究。

我们从构词法谈起。上文谈到，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三千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据有人研究，它的词的构成全是单音节的。这说明，殷商时代的语言中，词的构成都是单音节的。此后，历代都产生了一些双音词，从而形成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体的格局。在单音词为主的古代（特别是上古），要构成新词，常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词义引申分化出新词，可以叫词义构词。例如“田”在甲骨文中“田猎”和“农田”这两个意义。推测起来，“田”本来是表示田猎的，后来才由“田猎”义引申出“农田”义。因为人类社会是由采集时代到渔猎时代，再经过畜牧时代到农耕时代。到了农耕时代，人们在先前田猎的区域进行种植，“田”引申出“农田”义，分化出一个新词。另一种是通过音节中音素的变化构造出意义有联系的新词，可以叫作音变构词。例如“朝”本来是“早晨”的意义，读 zhāo；古人拜见尊长一般是在早晨进行的，所以引申出“拜见尊长”一义，读 cháo。“好”本来是“美好”的意义，读 hǎo；引申出“爱好”一义，读 hào。“食”本来是“吃东西”的意义，读 shí；引申出“使吃东西，供养”的意义，读 sì。

单音词的词义构词和音变构词后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从周代起，汉语走上了复音化的道路。复音化的方式有二：一是双音节的音变构词法，形成叠音词，例如“夭夭、灼灼、祁祁”等；又形成联绵词，例如“缱绻、参差、婆娑、滂沱”等。二是结构构词法，采用语词组合方式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组合起来，代表一个概念。这种构词方式，直到现代汉语也都是最常用的，例如“贫穷、地震、先生”等都是。

现代汉语中，利用结构构词法构造的复合词，当然会采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方式。例如主谓关系“脑溢血”、“国有”、“兵变”等，可以称为表述式；动宾关系“领队”、“吃香”、“吹牛”等，可以称为支配式；并列关系“阅读”、“干净”、“解剖”等，可以称为联合式；



名量词，上古汉语还没有从名词中分化出来，只是名词中的一个小小类，可称为单位名词。因为上古的单位名词还没有从名词当中分离出来的形式特征，它跟名词一样，都可以和数词直接结合，中间无需加一个单位词。上古汉语中，事物数量的表示可以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数词+名词”，现代说“五件事”，古人说“五事”；现代说“三个人”，古人说“三人”。第二种是“名词+数词”，这在上古较为少见，现代说“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古人可说“牛一，羊一，豕一”。第三种是“名词+数词+单位名词”，这在上古也较少见，现代说“三匹马”，古人说“马三匹”；现代说“六百斛米”，古人说“米六百斛”。在第三种情况下，“数词+单位词”不放在名词之前，而是放在名词之后，这里的单位词还是名词，不是量词。到了汉魏以后，名词逐步变得不能直接同数词结合了，中间必须加上一个单位词；而单位词却往往总是直接同数词结合成数量词，用作句子的一个成分；“名词+数词+单位名词”语序调整为“数词+单位词+名词”。这时单位词和一般名词的语法功能、语法作用有了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从名词中分化了出来，发展成为量词。通过古今对比，我们就可以明白，量词的丰富是逐步形成的，现代汉语量词十分丰富，从而也成为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

以上说的是实词，我们再来谈一谈虚词。把古今虚词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虚词使用上的特点。例如古代的“自”和现代的“自己”使用上不同：古代汉语的“自”只能用在状语的位置上；现代的“自己”则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和同位语。再如古代的“相”和现代的“互相”相当，但使用很不同：古代的“相”所修饰的动词多是单音节的，但也不一定是单音节的动词，“相长”、“相望”、“相生”，动词是单音节的，“相往来”、“相为君臣”、“相将迎”，后面都是动词性的结构。现代汉语的“互相”可以修饰动词或动词性结构，但修饰动词时，该动词一般只能是双音节的，不能是单音节的，可以说“互相学习”、“互相凝视”、“互相帮助”，不能说“互相学”、

偏正关系“钢笔”、“文化宫”、“春耕”、“晚会”等，可以称为偏正式；动补关系“抓紧”、“看透”、“推广”等，可以称为补充式。

现代汉语新创词，不但可以利用现代汉语的语法手段，而且还可以利用古代汉语特有的语法手段。对于这些词结构关系的认识，应结合古代汉语的语法关系来进行。例如，现代汉语中，名词一般不作状语，只有时间名词、处所名词和方位名词可以作状语。这就是就词组和句子来说的。但是，现代汉语的新创词中，普通名词性的词素可以作另一个词素的状语，这个名词素可以表示工具或凭借（“笔谈”、“电视”、“枪毙”），表示比喻（“冰凉”、“鬼混”、“雪白”）等。这种构词方式实际上是继承了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关系。古代汉语中，普通名词是在词组和句子中作状语的，表示工具或凭借（“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失期，法皆斩”）、对人的态度（“吾得兄事之”、“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比喻（“嫂蛇行匍伏”、“老人儿啼”）等。现代汉语中，普通名词在大于词的语言单位中能作状语，但这些普通名词作为现代的词素，却可以在谓词性的词素前作状语性的成分，丰富了现代汉语偏正式构词法的内容。

现在谈到词法。词法包括词的语法类别和特征等内容。比较古今词法的异同，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现代汉语词法上的特点。例如，跟古代（特别是上古）汉语相比，现代汉语的量词十分丰富。量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名量词，放在数词之后组成数量词，常常充任名词的修饰语，表示事物的数量；一类是动量词，也是放在数词之后组成数量词，常常放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次数（“洗一下”、“睡一觉”、“跑三趟”等）。上古汉语没有动量词，动量词是中古产生的。上古汉语中，表示动作的次数，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把数目字直接放到动词前作状语，现代说“播三次鼓”，古人要说“三鼓”；现代说“为难我三次”，古人要说“三困我”等等。二是让数目字直接作谓语（“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三是让数目字直接作复句的一个分句（“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至于